

提速降费须清“障”填“坑”

胡印斌



今日论语

提速降费又有了新进展。工信部日前宣布，今年将通过 17 项具体措施提速降费。然而，措施能否到位仍待观察。《人民日报》随后刊文指出，目前的宽带市场上，有三个大“坑”值得关注：走样的营销，高端套餐昂贵且短时内难以普及；虚夸的网速，实际网速远低于运营商的宣传值；变味的套餐，捆绑消费等不合理规定残影犹存。

近年来，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，手机用户、互联网用户数量均居世界第一，而宽带普及率、信息消费升级等，均进展神速。与此同时，公众对网速与费用的吐槽也相当普遍。尽管这期间网络通信

价格也在降低，速度也在提升，但总体而言，并不尽如人意。

以网速而言，工信部的数据显示，估算目前用户平均接入签约速率是 52 兆，去年年底的时候是 49 兆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用户在使用宽带时觉得与宣称网速不符，有调查显示，感受到提速降费带来便利的网民仅占受访总数的二成多。特别是那些“租网”进行二次销售的运营商，实际网速更是远低于宣传网速。

费用方面，尽管三大运营商一再宣称降费，但仍存在兜售高端套餐、捆绑消费、强制预存话费等现象。而在公众高度关注的宽带接入价格等方面，缺乏实打实的举措。降费就该真降，而不是玩什么花样，甚至以各种套餐作为营销噱

头。比如，北京联通推出的 1.2 万元千兆包年套餐，北京移动推出的 9600 元套餐，未免有些脱离实际。

应该说，近几年来，来自政府方面的提速降费的压力不小，由此也能看出一定成效，比如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年内将全面取消。不过，对于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，如果提速降费的压力均来自政府，企业的动力恐怕有限。一方面，企业会缺乏技术升级、提高网络服务能力和质量的主动性，还会将责任归结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，把球踢给各级政府；另一方面，企业也很难切实感受到来自市场竞争的倒逼压力，更不要说积极回应社会关切。

当下，提速降费不仅关系到民众的便利与利益，更关系到国

家拉动消费、促进创业就业、推动经济升级等重大议题，无论是“互联网+教育”、“互联网+远程医疗”等产业，以及小微企业发展，还是更宏观的新旧动能转换，均离不开互联网的助力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等不得，也拖不起，更不能听任运营商为消费者设置各种“路障”、挖各种“坑”。

也因此，若想进一步提速降费，让消费者有更多的获得感，让经济的血脉顺畅，除了以部门强力监管扫清“路障”填平“坑”之外，还要全面深化电信领域的改革，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，并切实推动企业改进服务、惠泽民生。就像有专家提出的，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，让多家运营商充分竞争。



新民随笔

丹麦人的“套路”

卫蔚

最近，“童话王国”丹麦大使馆微博账号发布了一个新“童话”：生蚝长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岸，丹麦人却一点也不高兴不起来……话里话外，希望中国人能给想想办法。

作为“以食为天”的民族，这条微博当然激起了淳朴的中国人的天性，一万多条留言，有的提供生蚝菜谱，有的自荐“替天行道”，还有的建议使馆开放签证……让大使馆坦言“吓到了”，“我们本以为这条微博会红，但没想到那么火”。

正在无数自媒体和中国人热烈给建议的时候，逐渐传来一些消息，中国的跨境电商巨头们纷纷宣布将引进丹麦生蚝。于是，明眼人发现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丹麦人的“套路”。

作为爱刨根问底的媒体人，索性认真研究了一下丹麦大使馆所说的这次“蚝灾”：泛滥的生蚝品种名叫太平洋生蚝，以人工养殖为主，丹麦人当初引进了来希望增加餐桌选择，没想到本地人还是更喜欢野生的“国货”，加上太平洋生蚝繁殖能力极强，养殖户卖不掉就偷偷往海里“放生”，于是太平洋生蚝进入了自然生态水域。但是丹麦水产专家自己承认，目前太平洋生蚝在丹麦只是“潜在威胁”，离“生态灾难”还有很大的距离。

至于微博上那张让人口水横流却不知摄于何时的生蚝遍地的图片，也很可能是一种假象。一来，丹麦媒体多次警告国民，夏季生蚝可能会感染有毒的浮游生物，所以捡食生蚝最佳时间是 10 月中旬至来年 4 月底。可那段时间是最湿冷的季节，在冬季海边吹几个小时风，冷暖自知。二来，有捡生蚝经验的人会告诉你，虽然看着生蚝遍地，但起码有四成以上都是空壳，要找到活的生蚝，须不断弯腰翻找，劳心劳力。

在丹麦的朋友说，太平洋生蚝在丹麦菜场里要卖到十七八元人民币一只，加上出口成本、关税等等，估计到了中国也得卖二十多元一只，对于已经“包揽”了全球八成养殖生蚝的中国来说，这个价格完全没有竞争力。

不敢妄言，丹麦大使馆这么一出戏背后到底有没有中国跨境电商大佬们的“指点”。若是没有，那就得对这么了解中国网民关注点的丹麦外交官们说一句“佩服”了。

大学生就业品质不容忽视

日报观点

又到一年毕业季，大学生找工作的话题再一次被舆论聚焦。

应该说，各级政府护航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力度不可谓不大，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。但遗憾的是，目前这种护航多数沿袭了“就业 GDP”的思维，以实现就业为主要目标，一定程度上忽略或者漠视了就业的品质问题。

作为“快就业”的对冲，“慢就业”日渐兴起——毕业以后不马上就业，而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比如游历、陪父母、参加志愿活动、了解市场，从而增加见闻、充实人生、丰富阅历。这种行走和“晃荡”所带来的历练，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、了解社会，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
“慢就业”虽好，但时下仍存在不少现实之困。

首先，教育管理制度和大学生“就业率”评析体系亟待改进。一些西方国家的学生之所以能享受“间隔年”，是因为那里的大学教育实现了自主选择，只要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。而我们目前的学分制还是“半成品”，学生基本上只能在限定的时空内选择，怎敢随意“间隔”？此外，由于“就业

率”的硬杠杠，不少高校迫于压力，不得不想方设法给学生“创造”条件就业，甚至演绎出就业造假的荒唐故事。倘若不能破除对“初次就业率”之类的数据迷恋，谈何“慢就业”？

其次，许多招聘政策与“慢就

业”不接轨，毕业生容易“被”慢就业。举例来说，不少地区为引进人才而开设的“绿色通道”政策，往往有“应届毕业生”的身份限定。如此政策背景下，“慢就业”意味着凭空失去很多机会。（胡欣红刊今日光明日报 本报有删节）



扫一扫

鸡汤蛮老，名言瞎抄；消息小道，黄段老调；老晒玉照，有点招摇；尘埃垃圾，你我扫扫。

潘顺祺 画

网视輿情

共享单车面世之初，很多人将其与网约车相对比，当时很多人看好共享单车，因为它的门槛相对较低，而且它不像网约车那样挑起利益冲突。但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共享单车，问题也随即出现，这个领域的市场秩序如何维护，伴随全国不少地方开始对共享单车进行规范化管理，一些政策细节受到关注。

对共享单车不友好，甚至出现了故意损坏的现象，外界最初直观看待这些乱象，倾向于批判国民素质，但这种批评视角并不具备建设性，而且也受到了不少争议。用户素质是否就是导致乱象的唯一原因，其他国家的共享单车是否也遇

共享单车与社会诚信

何小手

到类似的问题，它们又是如何处理的？批评者提出这些问题，提示人们全面深入地看待已有的问题，大致结论是，国民素质问题只是浅层的归因，它只会让问题伦理化、抽象化，并最终陷入无解的境地。

共享经济如今遭遇的障碍，其实涉及社会诚信这一宏观问题，破坏的成本太低，面临的惩罚有限，这才是乱象频繁的主要原因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同样备受关注的“老赖”问题，各地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制裁“老赖”，而且看起来也行之有效，共享单车是否适用这些策略？目前看来共享单车似乎不具备这样的规则基

础，“老赖”被禁止坐飞机、高铁，而破坏共享单车因为社会危害性不如“老赖”，这些惩罚措施显然用不上。

还有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，共享单车具备足够的社会基础，和“老赖”问题所表现出的社会诚信问题不同，共享单车涉及巨大的用户数量，“老赖”则指向数量较少的问题群体，后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精确打击，而共享单车目前所表现出的乱象，其尴尬在于，个案带来的危害有限，而一旦成为一个行业乱象，则会对行业发展带来威胁。

共享经济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它所呈现

的社会诚信问题比以往更为棘手，也更为迫切。借助共享经济的发展，有关社会诚信的规则空白才得以暴露。有评论者甚至认为，能否通过具体而微的规则维护社会诚信，将决定共享经济的生死存亡。

目前各地抛出的应对策略，大致指向两种主体，即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和共享单车的企业平台，对于使用者倾向于加强惩戒，比如将违法违规信息纳入个人信用记录；对于企业平台则加强问责力度。现实中，共享单车企业平台的问题往往最终会指向用户，所以对用户违规行为采取何种措施更值得关注，被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后会受到什么影响，是否能提高违规成本，这些问题还有待解答。共享单车对社会个人信用系统提出了要求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，完善此系统是比简单批评国民素质更有价值的尝试。

新民新语

武林闹剧

范洁

这些天，“武林”风云再起。一段视频，一场约架，将中国传统武术推向风口浪尖。

上周，在成都一家武馆，北京什刹海体校散打教练、综合格斗推广者徐晓冬，对战杨氏太极拳传承人、“雷公太极”创始人魏雷。起因，是前者坚称“中国传统功夫是花拳绣腿”，引起后者不满，“要给太极拳正名”。

视频中，一人身着运动装，一人身穿太极服，双方均以裸拳对抗，允许踢打摔拿。裁判一声令下，徐晓冬先发制人，连续挥拳进攻，魏雷一边格挡一边后退，随后脚下一滑，倒地被俘。这场酝酿半年之久的切磋，不到 20 秒，胜负已分。

视频在网络热传，一片哗然。有人称意料之中，坦言传统武术过于表演化、缺乏实战性，有人则不以为然，强调个体的输赢不能代表流派高低。

首先，这场由口角纠纷引发的约架，即使再多粉饰，也无法改变“斗殴”的本质，轻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，重则触犯刑法。其次，全程视频直播求关注，外加吸引到百万赞助费，号称“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真实的武术比赛”难掩商业炒作之嫌。

其实，这并非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的首次交手。咏春爱好者与散打冠军，太极拳师与泰拳选手，武僧与拳王……近年类似比试层出不穷。然而，没有明确规则，不分重量等级，缺少平台监管，所谓“跨界对决”，说到底就是“街头打架”。

功夫系统主要分为四类，养生类、表演类、体育类、格斗类，各有钻研领域与发展方向，将现代搏击与传统武术置于同一擂台，从一开始就不对等。不过，此番番轰尘上，足见大众对传统武术实战性的关注，对权威而专业的“武林大会”的期待。

当然，如果将竞技作为对传统武术的评价标准，未免太过狭隘。止戈为武，武术，不是好恶斗狠，而是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的大集成。

据说，全国各地太极高手，正发“英雄帖”邀战徐晓冬，有媒体甚至戏称武林将迎一场“血雨腥风”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华山论剑，只存于武侠作品，别让那些记忆中的美好想象，沦为现实中的闹剧一场。